

粤剧传奇:永不止步的红线女(1)◆ 邱杨 王玄

花若离枝

2013年的12月8日是一个星期天,毫耄老人红线女将在广州华侨新村的家中迎来又一个家庭聚会日。多年来,每周日的家庭聚会已经成为她晚年生活里雷打不动的惯例,平日里各自生活忙碌的儿孙在这一天回到老人家中,喝茶聊天,共享天伦。这个月25日便是老人的89岁生日,为了给母亲贺岁,定居加拿大的大儿子马鼎昌也回国了,这让当天的聚会变得更加热闹。

这天早上,往常七八点钟就准时起床的老人罕有地睡到12点多才醒。中午时分,当一家人去餐厅时,老人的脸色不太好,嘴唇泛白。平日里总是精力充沛的红线女自己也感到奇怪,她说:“今天怎么感觉这么累,整个人发软。”家人觉得老人有可能是低血糖,马上倒了一杯糖水给她,可喝完仍然不舒服。家人把她送往医院,检查发现心脏血管有点堵塞,便决定马上做心脏支架的微创手术。

下午四点左右,做完手术后的老人显得精神,脸色粉嫩嫩的,气色很好。老人还兴致勃勃问起侄子邓原导演,正在制作的纪录片《永恒的舞台》的进展。而粤剧名旦、国家一级演员郭凤女则告诉本刊记者,此前红线女老师还答应了当晚来看自己为粤剧团离退休老人筹款举办的演出。“下午4点多我给红老师家里打电话没人接,我还奇怪,平常这时候家里肯定有人的。”郭凤女马上给红老师的孙儿马俊打电话,才知道老师住院了。“就在一个月前,红老师因为腰痛而住过院。”因而郭凤女说她也就不用过于担心,“我跟马俊说好好陪老师吧。”

当晚,在广东粤剧院的新剧场里也有一台演出在等着红线女指导。“新剧场当天第一次调试,我们排演了一出长达70分钟的《六国大封相》。”广东粤剧院党委书记、副院长陈列东告诉本刊记者,《六国大封相》是粤剧特有的剧目,通常是开台或开班,将文武生、花旦等各个行当班底展示出来,象征团队的团

结。“红老师总是不断地跟我说,希望我们演《六国大封相》,其实每逢下乡我们都有演,但通常都是20分钟到半小时,所以这次70分钟的演出,我很想请她来看。”但因为当天是剧场调试,并不是正式演出,考虑到安全问题,陈列东最终还是没告诉红线女,“想着马上也要正式开张了,到那时候再请她过来吧”。

20点40分左右,《六国大封相》正上演,在后台打理演出事务的陈列东突然收到了红线女艺术中心副书记蒙菁发来的一条微信:“红老师刚刚离开我们了。”陈列东说他一下子愣在了原地。原来,18点左右,原本精神状态很好的老人突然又开始不舒服,经抢救却最终因突发性心肌梗死而逝世。“当时这边的演出还没结束,我怕影响别的演员,红老师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不得不忍到演出结束。”周围的年轻演员看到一向和蔼的陈书记呆坐在后台,眼眶发红,忍住眼泪,都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得知红老师离世消息时,郭凤女刚刚唱完两首曲子回到后台。“当晚参加筹款演出的还有红老师的学生欧凯明,他夫人正是蒙菁,所以他第一时间知道了消息并告诉了我。”郭凤女记得,欧凯明当时在后台用拳头砸墙,他的徒弟们不明就里,还以为惹师傅生气了,纷纷认错。“那时候特别难受,又不敢哭出来,怕影响他人。直到谢幕,只有我和欧凯明知道这个消息。我们俩手牵得很紧,相互支撑着不敢哭出来,完成谢幕,因为当时观众还并不知情。”

陈列东犹记得就在2013年11月30日的晚上,红老师还精神矍铄地出席了一个庆典演出。“演出结束,她照例要上台感谢观众。满头银发的她那天着一身红裙,没有拄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像年轻小姑娘似的矫健跑上台。她一开口就说,她今天不是十分的高兴。大家一听愣了,心想这位老太太怎么了。红老师又笑着接着说,她是万分的高兴,万万分的。”陈列东记得,感谢完观众后,红老师还

饱含深情地献唱了自己的经典曲目《荔枝颂》。

成戏成人

红线女本名邝健康,1924年出生在广州西关。父亲邝奕渔在广州子承父业做药铺生意,店铺名叫邝广济同仁堂。“七七事变”后,邝奕渔的生意就不行了,到最后只能带着一家人逃难到澳门去。

邝家在澳门的生活很艰难,12个兄弟姐妹各奔东西,只有年纪最小的红线女,一直跟在父母身边。最开始时红线女的母亲还有一些储蓄,还能让她去读一个月3块钱的“卜卜斋”(私塾),但很快她就辍学了,当时正好是红线女的舅舅靚少佳的“胜寿年”粤剧团从香港来澳门演出,母亲就建议让红线女跟着舅舅学戏,但父亲说:“成戏不成人,不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戏曲是下九流,戏曲演员居无定所、风雨漂泊、受人歧视,父亲不愿意自己的小女儿“沦落”至此。但世道艰难,年幼的红线女最终还是跟着舅舅何英莲学戏,开始了走南闯北的生活。

“父亲当年‘成戏不成人’的断言始终是红线女心里的一根刺,这也成为她此后70多年里向上的动力。”红线女艺术中心工作人员黄芳告诉本刊记者,“她心里一直想,为什么就不能成戏又成人?所以她以后无论做什么,都会告诉自己,要做个好人,为自己争气,为母亲争气。”红线女的母亲是支持她学戏的重要力量。“她母亲14岁时因为家里穷被送给邝家,是她父亲的第三位小妾,家中大小杂事都是她母亲在干。听说她母亲受气的时候,经常抱着年幼的红线女跑去戏院看戏。”

红线女在舅舅的戏班里取的艺名叫“小燕红”。1939年春节,她在“胜寿年”粤剧团首次登台,演的是《六国大封相》里一个骑马的小妇人。1940年,小燕红随师傅何英莲临时搭班于靚少凤的金星剧团演出,靚少凤在行内的资格很老,与当时的名家千里驹、白驹荣平起平坐。他很喜欢小燕红,觉得她很有些“红



■ 红线女的排练剧照

线盗盒”里红线女的侠肠义胆,于是建议她改艺名为“红线女”。1941年,小燕红跟随靚少凤去上海演出,第一次用了这个艺名。

1943年初,红线女所在的戏班与马师曾搭戏,饰演刁蛮公主的蓝茵突然肚子痛得难以忍受,可是锣鼓已经敲响了。在关键时刻,马师曾让红线女顶替蓝茵出场,谁知救场大获成功,此后,红线女便在马师曾的戏宝《刁蛮公主慈驸马》中升任正印花旦。1944年,红线女与马师曾结为夫妇,11年后,两人离异,育有两子一女。“红老师并不忌讳提起她与马师曾的婚姻。”陈列东告诉本刊记者,“她经常讲,她对马师曾仍然充满感激,如果没有马师曾,她不可能是今天这样。”

爱:外婆和我

殷健灵



11.从此,妈妈成了外婆的女儿

我不记得有谁告诉过我这个老人就是妈妈的亲生父亲,也不记得之后我是怎样离开的。这大概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亲外公,也是唯一一次。我甚至不清楚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外婆十八岁时和同乡人一起从丹阳乡下去了上海滩,到三十三岁时还没有生养,回老家探亲时偶然遇见了妈妈。三岁的妈妈当时独自一人站在河塘边玩耍,外婆刚好路过。在外婆眼里,那个小丫头“头发乱蓬蓬,拖着鼻涕”,可爱的模样吸引了外婆。便上前打趣说:“跟我去上海玩耍吧。”小丫头点点头,爽快地跟着外婆回了家。

原本只是一句玩笑话,不想,妈妈在外婆家过了一夜,不吵也不闹,真的有些要跟外婆一起走的意思了。外婆便与妈妈的父母打了招呼。也许是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又是个女孩,对方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妈妈由一位同乡阿叔背着,坐了独轮车,又坐了火车,一路跟着外婆到了上海。这一切的发生,仿佛自然而随意。

从此,妈妈成了外婆的女儿。

我出生时,外婆五十七岁了,还没有退休。她在上海求精锁厂上班。解放前,由同乡开的厂,解放后,公私合营,老板没有了,同事还是那拨同事。藕素是和外婆走得最近的,不仅是同事,还是邻居。外婆住在弄堂的北面,藕素家在弄堂的南面。还有杏妙,原先是厂长,却认外婆做了过房妈妈(干妈)。杏妙夫妇后来去了兰州,和外婆一直保持着联系。藕素和杏妙都比外婆小上近二十岁。妈妈说,外婆性格随和、活跃,喜欢和厂里的年轻人交往,经常和他们同出同进。

外公解放前开红木作坊,之后进了上海小提琴厂,负责制作小提琴必备的红木腿托、弦轴、指板、拉弦板。他还保持着先前的爱好,常在家里制作一些红木小件,笔挂、盘盒、几座之类,图样都是他自己设计。据说曾外祖父是常州武进乡下远近闻名的画师,家

境殷实。外公说,他小时候被娇宠惯了,连鼻涕也是保姆用嘴吸出来的。外公在乡下曾有妻儿,来上海后,和外婆结了婚。过了多年膝下无子的日子,外婆才领养的妈妈。

养的妈妈。

“爹爹一直认为,我是妈妈的女儿。”妈妈说。因此,童年时的妈妈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父爱,却时常成为外公的出气筒。“在外面欠了债,他有时会抓住我的头往墙上撞……”妈妈偶尔委屈地说起。我不敢细问,生怕催下妈妈更多的眼泪。妈妈的童年并没有得到太多的爱,用妈妈的话说,外婆对我的爱远甚于小时候对妈妈的。这种状况直到妈妈工作了,去了南京,才有所改变。外公去南京探亲,妈妈总是买他最喜欢吃的给他;在物质贫乏的年代里,哪怕自己不吃,也总是把最紧俏的食品托人捎回上海。“直到那时,你外公才认为我这个女儿是靠得住的。”妈妈说。

或许正因如此,外婆和外公在我身上弥补了对妈妈的亏欠。也正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太多的宠爱,我一直觉得,妈妈对我的关照虽然无微不至,并且成就了今天的我,但妈妈爱的方式却温柔不足、严苛有余。我和妈妈之间很少有身体的接触,从小也没有习惯向妈妈撒娇。若说很多人以为我身上没有独生子女的那些习气,盖是因为妈妈从来没有无原则地宠溺过我。

相反,外婆对我的爱却是满得溢出来。外婆去世后几个月,我和女友海玲谈话时,说起外婆的去世,又说起小时候和外婆相处的种种,泪流不止。海玲说:“明白了,外婆去世对你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丧失。外婆的爱一定弥补了你从妈妈那里渴望而不得的温柔的爱吧。”海玲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小时候,我总是钻在外婆怀里睡觉。外公睡里床,外婆睡外床,我在中间。床正对老虎窗,窗框勾勒出了一幅画,银盘一样的月亮挂在天际,底部露出欧式房子尖耸的屋顶,远处飘来黄浦江上的轮船汽笛声,听起来沉闷而悠远……年幼的我却在这静谧的夜里失眠,听着外公的鼾声,感受着外婆因呼吸一起一伏的腹部,我将手轻轻放到外婆的肚子上,觉得多么新奇有趣。外婆似是醒了,更紧地搂住我。我是被外婆搂大的。

35.还有什么要说

毕、段二人顿时面面相觑。怎么这就完事啦?这时段光清忽然就明白了,总督抚台大人都有大事牵挂,他们的心思不在此处。

事情果然是如此。原来黄宗汉急于弥补亏空,上任即行索贿,遭拒之后,肚中自是咬牙切齿。这一年的漕粮北运又已经迟延,漕粮关乎国家正用,如此将获严谴。其实这些年河道淤滞,海禁已开,漕运正可改为海运,可是不知道有多少人要靠这运河的漕船来盘剥生财,他们不愿意更改旧历。不幸的是,黄河连年淤淤过迟,连带运河受累,这年的浙江各地自春以来,雨量稀少,旱荒已成,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了漕运,这便让黄宗汉看准了樗头。

见毕、段二人神色迟疑,黄大人问道:“怎么?二位还有什么要说的么?”而游击大人见两人还要磨蹭,就借口如厕,出去过烟瘾了。毕承昭不免紧张结巴,却欲前因后果地将事情说个明白,一边开脱自家的干系。

可是知府话刚说开头,抚台大人便好生不耐烦地呵斥道:“别说那些没用的了,拣要紧的说!”

毕承昭觑着段光清,让他说话。到了这个时候,段光清也就不能再迟疑退让了,他起身禀告,直截了当:“稟大人,总督示谕,以通文义者读之,固然知晓总督之心;但若辈皆属乡愚,恐不能通晓文义。乡愚不通文理,以词害意,转至疑惑而惊惶,反虑党羽复聚呀。”

抚台捻着看定段光清说道:“那照你知县说来,总督的告示就不要张贴啦?”段光清回道:“卑职斗胆以告,鄞县数村乡民抗官,实非公然造反,所以张贴总督文告之时,宜再复告知乡民,官府拿拿首犯,其余概免株连,尔后再平粮赋,清盐界……”黄宗汉指着段光清问:“乡民虐杀官军,你说不是造反,所据何来?”

段光清此刻业已将抚台大人的心思揣摩明白,遂不慌不忙地答道:“回大人,卑职以为,因官府进逼,又加奸人挑唆,遂致乡民啸聚生变。卑职曾下乡质训数族正耆老,他们均言实不欲作乱造反。鄞县东乡死难事发以后,乡民并未攻城,亦未杀害乡镇官吏,多数复又安于农事。以目下情势与总督文告意旨,卑职以为鄞县民变宜以抚代剿,以疏为主,以

便早日结案,安定地方。”

黄宗汉不由拍案说道:“知县说的是。本来就说,哪里来那么多的造反!既然如此,本巡抚就准了你等所请,所有鄞县民变事宜,由你等相机处置,全权办理。不过,堂下无戏言,如果你等处置不当,致地方再行闹将起来,本巡抚只拿你等是问!”

这边刚刚停当,忽有人冲将进来,也不顾有旁人在,直直叫唤道:“报、报大人,樗大人在公署里,一根绳子上吊死了!”

黄宗汉蹭地跳起来,瞠目结舌!原来他以统筹漕运、使来年新漕如期完成为由,让樗寿将刚刚勉强起运的漕船全部截回,以期来年一并起运。如此一来,损失不菲,樗寿只得哑巴吃黄连。等到漕米再又卸岸入仓,黄宗汉又命将本年的漕米“留浙变价”,兑银呈交。可是全部漕米二十七万六千石的市场价与户部所定的银价,差额拢共三十三万两银子。樗寿急忙上门,被抚台门禁打回。樗寿回说睡在门口也不走,抚台只能会见,却说“留浙变价”已经“出奏”了。这句话对樗寿就如焦雷轰顶,他

失魂落魄回到家里,觉得实在是吃不了兜着走,竟寻一根绳子自缢身亡了。

抚台此刻见毕、段二人还目瞪口呆地立在那里,不由气急败坏:“快走,快走!”

二人便带着相机处置、全权办理的上宪之命,连忙出府去了。此时段光清却只觉得外边山清水秀,天朗气清,身心也随之舒展了。阴差阳错,这种时运与人事的机缘,给了段光清施展身手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张潮青连续几日用着李芝英悄悄托人捎来的“陆记”伤药,肩头的伤势很快便见好转,随即搬去了羊庙。各村乡亲那日随着县令离去,先就走了了一多半,剩下有三二百人隔日又去了一半,再隔日已三五十人,里边好些个还是从城中与各乡投奔来的盗贼无赖。张潮青到时,又正遇见有爷娘妻儿来拖了人走的。本来许多人聚集在羊庙这里,吃饭就成了难事;再说天旱不雨,乡亲全都心焦着农事,无心在此闲着,只说有事再来,便纷纷回转去了。秀才原本号令去江边示威的军队船队,去了两日便已“溃不成军”,也不成行了。

鄞变一八五二
徐 姓 民

